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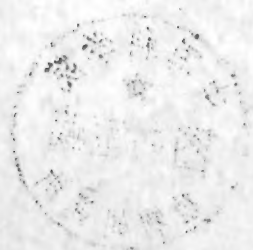
臨潼縣志卷八上

藝文

邑志之文多士大夫家乘及往來經由諸君子所興感而  
成者其於國家治亂之大今古興亡之故或無與焉非作  
者之乏人于其地原自不屬也臨潼當秦漢之際亦既稱  
多故矣至唐益治湯并卒來范陽之甲始皇之繆戾讀劉  
向諫沮昌陵之疏而乃明元宗之荒亡誦鄭嵎感叙華清  
之詩而彌著其他長歌短引或先機而憂懼或臨事而箴  
規或奕世而感懷取類既別厥體攸分要皆有感于治亂  
興亡之由而三歎不置者非一日之制作實千秋之龜鑑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諭戶部陝西錢糧前雖已行蠲免但念該省人民用兵之際輸餽効力可念再宜加恩以宏樂利其康熙二十七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六年未完錢糧亦著俱與蠲免爾部即遵諭行欽此

三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諭戶部陝西巡撫所屬府州縣衛所康熙三十二年地丁銀米著通行免徵從前所有未完錢糧亦著通行蠲免爾部即遵諭行欽此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也我

朝德音數被洵未敢目為文藝然

詔旨諄切實百餘年承平所基故敬錄之以為冠首至尋常時  
物之吟序志之作其文多不類附載一二以脩凡志之例  
云爾

德音

順治十三年

詔免八九兩年地丁本折錢糧拖欠在民者

康熙三年

順治十五年以前拖欠銀米藥材油絹布疋

諸條纖毫不取辦於地方即但有市易之物亦勅所司依  
時價給值不許錙銖抑勒所過大小官吏宜體恤朕愛民  
德意勿借詞供億私派閭閻如有悖旨科歛者察出即以  
軍法從事其扈從人員宜約束僕役勿使妄行如不遵法  
紀生事擾民一併從重治罪朕視民如子凡乘輿所至市  
廛隴畝宜各安生理米豆薪芻等物民間照常貿易不必  
禁止惟懷私挾詐衝突告訐者所告事不與准理仍嚴加  
治罪爾等即傳扈從官員人等並行各督撫令於經過府  
州縣城市邨莊徧示曉諭俾咸悉朕懷特諭

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詔免陝西康熙三十三年以前積欠及帶徵未完銀米

四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諭吏兵戶三部

朕統御寰區勤求治理鑒興時邁省方觀民春月閱視河  
工自畿輔山東以及江浙地方皆經巡幸茲兩河漸已底  
績所至之地民生風俗亦因以周知念陝西省為巖疆重  
地當出師塞外時曾經歷其邊境而西安一路未及親蒞  
頃陝西督撫諸臣言秦民望幸之心至殷且切具請此冬  
令農隙之際觀覽民風詢察吏治簡閱禁旅整飭軍容實  
為要務用是輕裝約從諏吉而巡沿途一切供御皆內庫



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諭免西安等處帶徵地丁屯衛銀兩

五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諭免陝西六十年應徵地丁銀兩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諭免陝省民屯衛所未完銀米豆草

六月十三日

諭戶兵部陝西各州縣衛所地丁銀兩每錢額外徵收三厘米  
每斗額外徵收三合以為脩荒之用此項徒有加賦之名  
而無賑濟之實著自雍正元年始將額外徵收銀米永行

諭川陝總督華顯等秦省關係最重且不通水運撫綏尤宜加  
意故不憚隆冬跋履風霜遠臨茲土見百姓歡迎載道且  
知今歲有秋地方文武官吏能恪勤奉職滿漢軍士亦皆  
訓練有方朕心甚慰凡巡幸所至必大沛恩膏今將陝西  
巡撫所屬地方康熙四十二年以前各項積欠銀米草豆  
錢糧盡行蠲免四十四年正供亦行免徵爾等即遵諭行  
欽此

五十年十月初三日

諭戶部陝西五十年應徵地丁銀兩察明全免并歷年舊欠  
亦俱着免徵爾部遵諭行欽此

征錢糧通行蠲免一次欽此

救

成帝永始元年罷作昌陵詔

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  
一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  
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  
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今天下  
有動搖之心

年徙請作昌陵大匠詔

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居奏請營作

停止如有舊案未結者即行蠲除爾部即遵諭行欽此

七年六月十一日奉

上諭西安各屬地方將庚戌年額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

九年正月初三日奉

上諭將雍正九年西安所屬額徵地丁銀蠲免十分之三

乾隆十年

上諭丙寅年將直省應徵正賦通行蠲免一次欽此

三十五年正月元旦奉

上諭朕寅承丕緒撫有萬方中旦求衣無日不以勤恤民隱為

念茲用崇奉頤令誕布陽和自三十五年為始將各省



臨茲地以察冤滯詢於故老聞里歡康臣曠墾闢况冬  
積雪春期有年且誦王遊果符時邁雖千乘萬騎咸給  
至司而累月再來頗勤于除掃宜下復蠲之令慰其望  
之心新豐縣百姓免一年雜差科

十六年以稻田給貧民制

百京畿之內雜役殷繁言念劬勞豈忘優恤頃以櫟陽  
縣地多鹹鹵人力不及便至荒廢近者開決皆生稻苗  
既成功宜專其利京兆府界內應雜開稻田並散給貧  
民逃還百姓以為永業

新豐及同州救



置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歛繇役興卒暴之作  
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閤前為大  
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徒  
反故處朕以長言下閤章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  
閤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閤前賜爵閤內侯黃金百斤  
賜長爵閤內侯食邑千戶閤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  
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  
年敦煌郡

元宗開元元年免新豐雜科詔

曰惟此新豐溫湯是出古之順豫義無逃省頃者

唯量將飛騎萬騎行更不須別遣兵馬及安有科喚朕此  
行之處不得進奉在路有得冤者州縣不能流決者委御  
史金吾收狀為進各處下縣副朕意焉

唐宣宗大中十年答兩省諫章書清話

朕以歲上近宮貞聖廟貌未嘗修謁自謂闕然今屈陽和  
氣清中外事簡聽政之暇或議一行恭崇禮敬之非以  
盤游為事雖申救命無慮勞人卿等職備禁闈未勤奉上  
援經據古列狀獻章載陳懇到之辭深睹盡忠之心已允  
來請所奏咸知

文

虞之四朝且編區宇漢之三輔本同京師善於古者考  
今茲乎邇者應乎遠若順豫之事缺則紊於王制巡游  
一典脩則慮乎人等朕受命膺期勵精設教章乾坤幽贊  
一雨咸若百物既阜三農已登同賴薦於宗廟穰穗生於  
一國我無大桀寃欣于歲收人有小康木果于時邁但左  
一之地近入黃圖新豐之邑甫鄰青綺山川官館咫尺相  
一欲過霸亭而涉戲經津而臨渭見彼耆耄問其疾苦  
一余長吏之政恤黎氓之憂益所以展義陳詩觀風問俗始  
一引畿甸化于天下宜以今月二十五日幸長春宮傳五日  
一仍頒所頒并令所司吏脩一事以上不得上愛川

賢于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陋世之長短以德

為功改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

廁側近水也

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

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

斮斬也陳施也斮絮以漆

著其間也

紵張呂反前側畧反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

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

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

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

帝始黃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



漢劉向論罷昌陵疏

註遵古文淵鑒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下繫解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

必通三統天地人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

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大雅文喟然歎曰大哉天命王之篇

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

以戒民萌何以勸勉萌與眊同無知之貌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

穀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

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永有不亡之國也昔高

皇帝既滅秦將都維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



而子往觀曰延陵季子之葬桓公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  
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塋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  
儉誠便于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  
呂不韋集智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塋之義皆明于事  
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塋十有餘年越人弑之及  
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滅咸盡發掘  
暴露甚是悲也秦始皇帝塋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  
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  
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

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

塋處

傳記不見

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

年館卜檮里子塋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

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

而薄塋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

塋兄世微孔子塋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吾東西南北

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

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

適齊而反其子死塋於贏博之間二穿不及泉歛以時服

封塋二坎其高可隱隱蔽之財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

莊烈帝宗廟多災  
也 創宗廟多災  
也 創宗廟多災  
也 創宗廟多災  
也 創宗廟多災  
也 創宗廟多災  
也 創宗廟多災  
也 創宗廟多災  
也 創宗廟多災  
也 創宗廟多災

天子之德宜如彼而昌晉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

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

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音婢埤下也積土為山發民墳墓

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

下生者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

十萬數臣甚愖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

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

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義甚厚聰

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

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糞工匠計以萬  
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駟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  
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  
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擲自古至  
今塋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  
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塋彌薄知愈深者塋  
愈微無德寡知其塋愈厚邱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  
由是觀之明暗之效塋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  
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二  
之詩是也

小雅篇名義

上章道宮室之制下章言子孫

之普施乃為賦云 覽中域之珍怪兮無其水之神靈  
湯谷於瀛洲兮濯日月乎中營陰高山之比延處幽屏以  
間清于是殊方跋涉駿奔來臻士女煜其鱗萃紛雜還其  
如烟亂曰天地之德莫若生兮帝育烝民懿厥成兮六氣  
淫錯有疾厲兮溫泉汨焉以流穢兮蠲除苛慝服中正兮  
熙哉帝載保性命兮

北魏元長溫泉頌

夫駕輕烟勒麟鳳馳及奔星走攀流月蟬變羽化之民食  
露吸霞之士斯蓋有道存焉自非人世之所覩縷至若泥  
行水驟血食之夫興沒自天去來非也計陰危於朝露百



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邱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擣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塋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塋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撫與模同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疏上成帝甚感向言而不從其計

張衡溫泉賦

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行願望有懷遂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風中鬱壯厥類之獨美思在化之所原感洪澤

道屬昇平弱年數仕既歷通顯朝望已隆爰自常伯出居  
分陝地居陸海之饒祿享封君之厚而報天之效無聞恤  
民之譽安在每思傾獨深以為斯泉天寔置之而  
人畧未脩廼剪草開因林構宇邃豁來風清簷駐月望  
想烟露遲羽衣之或願願言

因茲以蕩穢廼作頌

曰皇皇山靈憇我蒼生浴彼溫泉于此麗川其水伊何尅  
神尅聖濟世之醫救民之命其聖伊何排霜吐旭其神伊  
何忝耽去盡無藉煙炭誰假樵木湛若虞淵沸如湯谷東  
枕華山西拒咸陽連疇接畛墟落相望彩林爭翠策樹成  
行香風旦起文靈夕張陝彼麗山望想千里廼作高堂鴻

齡迅格滅電一物不諧則耽贅以生庶事不康則風火以  
敗故聖人西百姓之多疾撰藥石以濟之造化懸蒼生之  
鳩毒設甘餌以救之蓋溫泉者乃自然之經方天地之元  
醫出於渭河之南泄於駟山之下淵華玉徹清靈  
感超異峻不測無樵薪之爨而揚湯沸乎楚鑊無

之而寒暑調於夏鼎高唐之雲朝簇於水湄巫山之雨  
夕收於淵際青林碧草含露而匝岸香風蕙列錦而環  
渚于是左湯谷右濛汜南九江北海千城萬國之民懷  
疾枕疴之客莫不宿糧而來賓療苦于水但上無尺棟  
下無環墻悠悠君子我將安泊孤黍發軫咸池分條紫

陳世英錄唐初事隋之米每石四斗之金在骨上可通

後時卷舒蓄為淳和發為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孟冬十

月賊臣朱泚反天恃人因時多虞乘我無備誘聚叛卒作

亂於京師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徵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至京以糧賜不給鼓譟起時朱泚以太尉家

居亂兵擁為主逐叛朕深惟罪已之誠遠導避狄之義駕自中禁狩

於近坰時駕從苑北門出幸奉天賊陰謀為奸陽言示順以公嘗任涇

帥素得士心採諸衆情引以自助時秀實以司農卿家居泚遣騎召之不納騎踰

垣劫之乃訣妻子出見泚公感時悲憤思定大業謂復國安人由已不

可以顧私謂開物變化在權不可以虛死畧匹夫之偏介

蘊曠代之宏規固貞其心外混其跡秀實見泚說以不且迎乘輿泚不悅



飛鳳起三輔之英五都之士慕我芳塵爰居爰止其德既  
首其聲既遠金華屑柱春山九轉目送羣羊手白犬控

鵠來思俟我於堂而

篇內原缺  
二十字

唐德宗御製段太尉墓碑文

註遵古文淵鑒

立人之道曰君曰臣為臣之義曰忠曰節忠莫極乎衛國  
節莫大于忠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施于社稷  
獨斷勦兇惡之命沉謀安宇宙之危其智勇足以拯時其  
義烈足以宏教非昊穹錫慶敷佑皇家重振紀綱再激汙  
俗何遘迤之會而獲見斯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  
書兼同農卿上柱國張文節王段氏名秀實字成公應斯

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驚靈岳獨

承其罪而死此議借號秀嗟乎天生萬物唯人最靈稟元  
實奪源休笏擊此被害

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移孝資忠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各履于達道同臻于太和天乎不融生彼狂悖

神乎不惠喪我忠貞靜言思之輟饋忘寐詳求其理抑有

以焉茲朕不明敗德招損故列聖垂祐儆戒於予則泚之

亂所以懲既往勗將來禮教陵夷風訛俗弊故上天元鑒

聳動於人則段公之死所以勵當今傳不朽也訪彼前史

稽諸昔賢金大節者不必成功建大功者或未立節此節

不可以禪教非功不可以持危義寔相須事難并備吉甫

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此

發賊果不疑委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

止之不可乃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寇軍不逐而復鎬

禍紓難陰陽若神

此遣將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寔襲奉天秀實謂靈岳事急矣使靈岳詐為

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倒用司農印印符逆之是得符而還

於時物情危疑忠邪

莫判卒乘未輯軍旅未完微公之謀吾幾茂濟既而密結

勇敢誓殲寇讐決策尅期中外發應

秀實知是歸必死復結海賓明禮共圖此

會賊泚召公計事引入閣中露其奸情言及僭竊公氣

胸臆指髮衝冠仰天大呼元鑒何昧孰為臣子而忍是

語未絕音奮勢前擊兇徒敗面既躓而奔左右愕然不

平愛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徇國朕得不以  
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諡曰忠烈賜實封五百  
戶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  
官表其閭里護其喪塋官立祠宇史載忠勲哀榮之典脩

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天寶四載奮筆從戎

從安西節度使馬靈

營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別將

才為時生官由才達得司馬戰陣之法叅

將軍帷幄之籌累與方州更踐臺寺出擁旌節入為卿士

位歷十七

秀實以安西別將為判官遷隴州果毅改綏德府折衝安西節度使梁宰署為副父喪起為義

王友克節度判官李嗣業署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擢光祿少卿白孝德署邠寧度支營田使知奉天行營事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以勞加御史中丞馬璘奏為行軍司馬都知兵馬使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檢校



以文武翼周室宣王中興

尹吉甫佐宣王平獫狁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絳侯以

智謀安劉氏文皇紹立

諸呂為亂絳侯周勃奪呂產軍誅諸呂

茂功著矣而

節未可稱董卓脇國以擅威伍孚刺之而不畏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

謀刺卓乃朝服見卓語畢辭去卓送至門孚出刀刺之卓自奮得免遂殺孚

王敦擁眾以稱亂

周顗折之而無疑

王敦入石頭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

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殺之

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

進退知機智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功與時並節與名偕

千古已還無公儔比貞烈之至通於神明桀驚聞之而動

心仇讐賊之而不怨死於義而義著忘其家而家全

秀實子伯

倫在坐行路遇害夫增氣矧予之勵其可弭忘且人之

克崇茲惟改公寔天降靈寧保朕躬日月蔚耀守臣罔蒙  
問然明誠獨誓深忠豺狼為羣狎狎逞志咆哮奔突乘我  
未脩公飛尺符橫制醜類變化若神邦家不墜元惡大慙  
誘姦作狂竊器僭名反易天常公獨挺身奮擊暴強烈烈  
英武沒而彌彰義振名教功在社稷贈及上台賞延真食  
省咎祇畏懷賢憫惻刻銘豐碑昭示萬國

賈至旌儒廟碑文

觀象考歷本乎天辨方正位稽乎地體元御極先乎教教  
之大莫大於儒旌儒有廟新典也昔秦滅義軒之制廢唐  
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奉檄鱗集麇至然後罪

禮部尚書召為司歲踰二紀封王列於異姓開府比於台  
農卿凡十七轉官

司叅職六官食賦百室言不伐善慮常下人恒持順信之  
規罔居穀悔之地利刃在手投節皆虛貞松有心老而彌  
勁吞大慙於方寸之內定危穀於晷刻之間力可屈而志  
不可遷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所謂有始有卒為臣之極致  
者歟日月有期宅兆云畢身沒功在凜然如山勒銘傳芳  
終古不滅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銘曰

浩浩上天四序惟均氣或堙鬱形為災氛否不可終必復  
元亨洗以膏雨播之祥雲濟濟蒸人五常是則時或連難  
乃生凶慝亂必有定允歸皇極拯以茂勳輔之明德勳

質則黃軒盛美湯武宏業不若也觀夫坑儒之意乃欲蓋  
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黷衆耳以前聞逞私愆于當  
代此儒之所忌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為宗秦則疲弊  
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荒  
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諫輔儒以述古好先  
秦則師心徇智播棄墳典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  
不坑勢使然也今天子矯覆車之前軌崇明祠於後葉秦  
之所廢我之所興斯區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之福也昔  
武王封比干之墓則招諫之道勸矣晉文表綿上之田則  
志過之名立矣漢高護信陵之塚則尊義之風著矣夫激



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殺無辜滅有道冤骸積於坑  
谷流血淬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開元末天子  
在驪山之宮登集靈之臺考圖驗地周覽原隰見鄉名坑  
儒顏整猶在慷慨感亡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乃詔有  
司作是新廟牲幣有數以時饗祀因祠名鄉號曰旌儒人  
神和悅怨氣銷散於戲秦皇帝以神武邁古併吞六合掃  
天下以一篲翦羣雄如衆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已自軒轅  
已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武也夫戡亂以武守成以文  
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  
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尊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

闕典罔崇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懷幽情我后瀆哲昭明  
文思敷宏大敷威秩神祇鬼無妖災人不癘痾俾爾蒼生  
福壽無期小臣作頌敢繼刪詩

張說為留守作慶山醴泉表

臣聞至德洞微天鑒不遠休徵秘景時和則見是知綿代  
曠歷慶課祥經帝王有必感之符神靈無虛出之瑞伏惟  
陛下金鏡御天璿衡考政欽若元象宏濟蒼生茂功將大  
造混成純化與陽和俱扇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歡心  
嘉氣內充淫雨外息豈止搖風紀月之尊列籙於階除儀  
肅御籙之禽相鳴于戶闔而已固有發禎厚歲抽既泉源

揚本教廟食衆賢上以興天地之經流以存顯覆之鑒而  
以絕厲災之毒建一祀而三德其爲鯀臣不敏敢作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乃作六經爲代典讓降及夫子三千  
其徒再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寔生暴秦  
反道敗德竊善攘美師心獨惑焚書坑儒萬古悽惻牢落  
千嗣微茫九原駟山之址坎窞猶存草樹無顏愁雲昏  
時聞夜哭知有冤魂帝在華清登高訪古憫然頽蹙悲涼  
榛莽上感凶秦覆車遺武下哀羣哲饗祀無主爰降嘉詔  
聿脩清祠饋之牲牢奠醑以時幽幽廟門肅肅靈儀冥冥  
求食長無餒而粢自漢刀迄乎蜀閭亦有令主收儒

斗度傳曰人君

君臣合德道度叶中則地氣

王碑在未母之象也土為宮君之義也水為知土為信水

伏丁土臣之道也水於金子之佐也今土以月王而高

水從土制而靜天意若曰君王君尊良臣善相仁化致理

二戊時平一應也臣天以山為鎮國一貝利人縣有萬年

二名山也一山之類此其公家子福寧祚昌固邦固不移

二益指無疆之壽自水界之代迄于茲辰地貢履昇神

二一會未是遠一結度故地萬古長瑞同區一景齊舉萬

二今古曾無擬議一可以紀不王明為廟登郊景貴德齡



衣元德之潛通顯黃祇之昭報臣於六月二十五日得所  
可萬年縣令鄭國忠狀稱於六月十四日縣界霸陵鄉有  
慶山見醴泉出臣謹差司戶叅軍孫履直對山側百姓檢  
閱得狀其山平地湧拔周回數里列置三峰齊高百仞山  
口元之曰天青如雲異雷雨之遷徙非崖岸之騫震歛爾隆  
崇巍然葱鬱阡陌如舊草樹不移驗大地之祥圖知太乙  
之靈化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池分流接潤連山對  
峙各深丈餘廣首步味色甘潔特異常泉比仙漿于軒后  
惠養於漢代臣按孫氏瑞應圖曰慶山者德茂則生臣

白虎通曰醴泉者醴也言其味甘也  
養老堂山在東京師堂

官軍酒奉常抱樂傳通舞於青宮付量積于紫房  
于谷中于官飲乎池上綰綺環山朱旆焰野縱觀室春  
歌傳壑是日即席拜公逍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  
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馬和馬以寵  
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兄引內子於重帷見兒童於  
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于是實其筐筥下以昭忠  
信之獻貢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懽忻君臣義洽  
夫飛翠華歷茲領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  
也于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舍衆星聚德雅道光華  
萬風允塞寒暑酌景竅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蒙之

爲字臣辱與京尹系寄西臺錄因土之爲人荷蒙藩  
之榮游泳鴻靈震明神儒社有瑞光啓茲部臺觀殊  
觀是百恒流涌躍一隅馳誠雙閣伏請宣付史館頒示外  
廷無任九藻之至謹某官進國奉進

### 東山記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  
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  
焉嵐氣入野榛煙出谷石潭竹岼松齋藥碗虹泉電劍  
木虛吟恍惚疑夢閒闕忘術茲所謂印壑夢龍衣冠  
幸溫泉之歲皇上聞而賞之廼命掌舍設常金吾

今月二十一日車駕欲幸溫湯臣等伏以駕幸溫湯始自  
元宗皇帝乘開元致理之後當天寶盈羨之秋葺殿宇於  
驪山置官曹于昭應警蹕于絳垣之內周行於馳道之中  
萬乘齊驅百司盡去無妨朝會不廢戒嚴而猶物議喧囂  
財力耗賴數年之外天下蕭然累聖已來深懲覆轍驪宮  
圯毀永絕脩營官曹盡復於正萊殿宇半堙於巖谷深林  
有逸才之獸環山無匡衛之廬陛下若騎從輕馳則道途  
無拱辰之備若乘輿稍具則邑縣有駕肩之憂若帳殿宿  
張則原野非徼巡之所若鑾車夕入則門禁失啟閉之時  
六軍守衛于空宮百吏宴安于私室忝為臣子誰不惕然



元石貽代厥後

獨孤及賀櫟陽醴泉表

伏見京兆尹李勉奏櫟陽有醴泉出飲之者痼疾皆愈臣  
聞王者澤周庶類則神降百祥天地之心去人不遠陛下  
厚德載物與坤同符以善利人如水潤下故厚土獻瑞湧  
泉療疾靈源酌而不竭沉痾飲而皆痊勿藥之喜萬人是  
賴仰窺天意豈不以是彰陛下之德施乎不然何衆庶顒  
顒強名聖水彼丹甌朱草白麒麟赤鴈徒稱太平之瑞未聞  
功施于人方之聖泉豈喻神異臣等無任嘉慶之至

元稹諫駕幸溫湯狀

川運豈伊沐浴而足論若乃壯騎殿後鉤陳啟前度靈沼  
而魚游在藻出青門而龍見在田霜戟森森以星布玉輅  
迢迢而天旋聲明動野文物滌川月落鳳城已涉於元灞  
日生暘谷俄屆於甘泉於是登三休兮憇神轡朝百辟兮  
禮容脩玉堂憑良面鵜野以高明石溜象蒙遶龍宮之清  
寔處無為兮既端拱時或濯兮湯泉湧聖躬清兮聖德廣  
四目明兮四聰朗與元氣之氛氲如晴室之滌蕩觀夫巍  
峨宮闕隱暎煙霞盤薄鳥道經迴日車路臨八水砌比禹  
家樓觀排空時既知於降聖忠良在位諒勿疑於去邪儒  
有鵬無翼風有搏每俟命以居易尚媿身於才難觀國光

况陛下新御寶圖將行大典郊天之儀方設謁陵之禮木  
遑遽有溫泉之行恐失人神之望臣等謬居榮近冒死上  
言伏乞特罷宸遊曲回天眷稍待昇平之後別卜游幸之  
期則云亭之禪可登崆峒之駕非遠豈必馳驅一往竦駭  
羣情勝境未周聖躬徒倦臣等無任懇迫忘軀之至謹詣  
東上閤門奏狀以聞伏候敕旨

韓休駕幸華清宮賦

惟我皇御宇兮法象乾坤天步順動兮行幸斯存雨師灑  
路兮九門洞啓千旗火生兮萬乘雷奔紫雲靈微隨六龍  
而欲散還聚白日照耀候一人兮當寒却溫益上豫遊以

乎儉以示德高即因山虹梁天近丹陛雲還漢武求仙望  
蓬萊於海上吾君有道致方士於人間歎構既崇其寧惟  
永正色深沈於木末浮光嶙亂於山頂如翬斯飛獨出於  
頻農務暇霜氣澄天門闢龍輅升俯人烟於萬井小雲樹  
於五陵天臨宇宙日照黎蒸是時也靈仙響集品物交感  
因高載著於人風有象寧遺於睿覽聖人垂化稽古上清  
彼會昌之構宇得朝元之美名不奪稽地知庶心胥悅高  
標靈臯表聖壽長亭襟懷動植指掌寰瀛將九圍載廣與  
三光克明斯乃構宇之大也雖前史莫之與京夫如是古  
之濬城隍飭宮苑孰比我君居高而致遠



以舉踵歷華清而展歡不廢歌以忭舞夫何足以自安乃  
為歌曰素秋歸兮元冬早王是時兮出西鎬幸華清兮順  
天道瓊樓駕虛兮靈仙保長生殿前兮樹難老甘露流兮  
聖躬可澡俾吾皇兮億千壽考

錢起朝元閣賦

上將恢帝宇壯神臯斷景山之松用而有節感子來之衆  
役不告勞成仙閣之宏敞配紘極之崇高先是徵規模宏  
大壯經始聖迹責成梓匠當桂戶而八水悠遠植玉階而  
千巖相抗升陽鳥於赤霄之表樓玉免於翠微之上可以  
吞貝闕壓崑閬盛矣哉亦神明之化也不可得而緝狀觀

之泉每想金輿之度殘妻育之草還思玉輦之行雖託質  
于別館常寄心于穆清戀戀西向悠悠矚望步磴道以寂  
歷眄廣庭以寥曠竹花雖吐如含待鳳之誠雲氣纔升若  
覩從龍之狀彼玉山既遠金闕仍賒未若浮遊近縣如在  
仙家俄天色之孔邇自神都而不遐雖館稱五柝殿義九  
華諭之於此曾何以加惜乎神光未睹曠此佳境徒企想  
以忉忉復懷慕而耿耿閉玉樹於深林銷金鋪於秀嶺君  
乎君乎胡不出宸居而來幸

張良器集靈臺賦

希夷乎人皇居明堂闕陰開陽冠通天兮蔭華蓋發大號

李程華清宮望幸賦

上苑之左兮驪山之中天作高岫帝為離宮示宸遊之有  
行表聖鑒於無窮臨峻路而赫其眈眈標爽塏而屹以崇  
崇惜翠華之未至闋紫殿而猶空則有望幸其中流睇延  
幕希天顏而迴矚望雲闕而屢顧想息波之東注俯瞰渭  
流愛佳氣之西浮空瞻秦樹目盡煙末心馳御路何聖慮  
之未還獨幽懷而能喻窮轍跡且俟玉山之遊想車音將  
購長門之賦矧夫閣有朝元之美稱殿有長生之嘉名霞  
駭丹檻雲攢萬繡可以召通仙之降止安皇祥之永貞是

以仰碧空曷月歲無日月之同照等葵藿而同傾翟咸當

煌煌寶馬騰驤而沛艾環鈎陳而列武士震碑旬兮軼埃  
臺登夫集靈之臺臨大壑而為會奏無聲之樂寂寞而難  
方展無體之禮曾事而無文辟容綽約元化氤氲聖主湛  
慈散作八方之雨清都景氣凝為五色之雲彼昇龍鑄鼎  
之后捧盤承露之君徒警衆於前殿孰能成乎此助然大  
遠之德曰生大君之位四寶未有離于兆庶而謂之至道  
願獻華封之壽上祝唐堯之盛股肱為良元首作聖用狀  
辟雍之美乃建靈臺之政宣玉冰咸池陵朝景展乎寓  
縣棲真乎絕巔屈中天之峻變化人子冒靜然後屈無



今流耿光將樂瑤池之宴集由喜王京於壽昌降清問於  
宣室討真經於柏梁乃因高為臺順時謀築披翳翬剪林  
麓鏤重岡移峻谷其遠近以議夫土功命彼般僊再度  
其山木使人以悅無告於勞均力取材不遠而復屹九重  
以初起憑一簣而始覆其為勢也喙喙皚皚粉壁光兮朱  
門開若方丈與蓬萊其為麗也崢嶸郁煜星柱浮兮雲楣  
肅狀靈光與景福有時鳴猿告曉貞松歔嚳千峰轉日迎  
秀色於瓊樓萬歲傳聲和幽音於地顙磅礴壓乎人境  
聳  
方聳乎天外王喬飛舄見見影之翩翩神女窺窓聽鸞歌  
之歲歲府衆山兮如束紫八川兮如帶上兮如海宴見

各船及白香木舟置于其中至於櫓棹皆飾以珠玉又於  
湯中壘琴瑟及沉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津陽門詩注曰  
宮內除供奉兩湯外更有長湯十六所每賜諸嬪御其修  
廣與諸湯不侔甃以文蟲密石中央有玉蓮捧湯泉噴以  
成池又縫綴錦繡為鳬雁置於水中上時往其間泛銀鏤  
小舟以嬉遊焉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少陽湯又次西長  
湯十六所今惟太子少陽二湯存焉其窮奢而極慾古今  
罕匹矣

宋之問逍遙谷讌集序

山在博陵之北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所

何之鄉去有為之境者也。其地廣袤，其德貴惟，恒可大  
可久，不寒不暑，動靜無常，其四漢式晏而人  
和在登。

陳鴻華清湯池記

光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其地廣袤，其德貴惟，恒可大  
可久，不寒不暑，動靜無常，其四漢式晏而人  
和在登。

土石為魚龍見，雁無作，五里石蓮花，以獻雕鏤，巧妙殆

非人土，土大，其地廣袤，其德貴惟，恒可大

其出水，陸上，其地廣袤，其德貴惟，恒可大

其地廣袤，其德貴惟，恒可大

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於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乎菜地  
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巔檻側延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  
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勾芒不能一其令桃  
逕窈窕衛臯超忽驂御延佇於蕞薄珮玉升降於蒼翠於  
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罇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即  
天姿以為飾沼毛蘋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  
穀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烟  
露日在蒙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  
為伍是義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  
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



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  
承明而暮宿青藜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懽心格  
於上帝嘉氣降為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  
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  
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瑤珥筆詔有  
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  
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  
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燕樂者擊  
鐘鼓退於彤庭擬辰擇地右班劍駟六駟畫輪載駑駘  
先路以詣夫逍遙谷焉神臯稽其綠柳而一水之清

皆發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  
入由是天子之使出入重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  
少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者無問其誰  
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輶道櫟陽中計其衆寡復興公賓  
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當公主降嫁故女使及迎者之  
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侍駕大臣從官衛士  
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丞奉供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  
善辦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夏日為稀耳我且  
與理暑使其密溫以待之然後以為家之給與賓相等

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誦茅堂之居  
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沈亞之櫟陽小廳壁記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  
東至於徼外雜沓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貢之臣交  
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  
來者視公賓為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簿尉或不能支  
于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失理卒亂多  
廢舊帥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圍其境諸侯咸會兵龍

之奏傳乎目述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云

誅屈折不伸今日獻陽始歲亢而蒸屯草木蔽萌塞肘沅  
津不烝不洩逾於十旬雨師恠傲尸違不賓潛深居高枯  
此下人風伯囂戲簸陶濃塵潰為凝霾全若頽雲鴻混冥  
渤上蒙無垠掩蔽光明以垢春晨彼風伯雨師皆神所司  
處位不職荒役不祗神假之權使之胡為上帝如怒其殃  
孰罹神明胡不督其稽察其欺壞法者戮後期者咎然後  
陰湊陽蒸雨膏以時發生有涯農力有施今官庶併誠虔  
禱于祠集于宮室鼓舞彈吹神其聽之無敢苟祈

喬潭會昌主簿廳壁記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焉主簿糾曹也我公吏焉公名摯繇



是寧有忿賓哉既以賓之來者視其館禮之窮罄雖勇寒  
猛餒必抱愧自壓於所饗嗟乎隆古之迹猶夫履也其構  
在公堂之右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廟二間復厦于南陸其  
成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祀漢武帝祈雨文

維長慶三年正月己巳櫟陽尉沈亞之承命于大京兆以  
歲旱用乾肉清醪恭祀於漢武皇帝之祠下因巫人以達  
其祝語嗚乎陰陽水干其司惟神五行六氣神得而均如  
愆作災神何為仁惟神帝漢日何祥不臻雍熙滂洋

露麒麟人荷為澤亦仰如春氣配高明歿為神君非

絕非鄭桓公之邁德不有孝孫非少宗伯之宏文不有令  
緒夫仰東井承紫極山木冬翳其浴日之溫流乎水雲晝  
積其濯龍之靈液乎矧乃才之甚器之甚游泳恩波膏沐  
聖休將濯軒拖紅頤盼千里潭忝以詞賦見知春官欽惟  
教忠即簿領之能事敢序施政有門人之直詞乙酉歲杪  
志於南軒之東壁誰謂來者不承乎權輿

宋游師雄驪山圖記

驪山溫泉自秦漢周隋相繼崇飾唐貞觀初始營御湯天  
寶六載築羅城于湯所置百司公卿邸第治湯為池沼增  
起臺殿環列山谷因改溫泉宮為華清宮明皇歲幸焉殿

秘書正字而拜初蒙泉秘涌于山下陰火潜然于地中是  
開湯池以御宿獲靈符之三載有詔留之冠新豐渭南而  
為畿縣以明年復詔廣之齒萬年長安而為京邑非良吏  
無以抒劇非美職無以釣賢邑改其名官遷其秩宜矣北  
陸寒苦東郊豫遊萬乘入郭百司在宇溫泉之宮齊乎下  
集靈之臺禱乎上物或過求難于抱影事或倚辦急於奔  
星雖務分官聯而我實綱紀編王侯于八籍總豪滑於伍  
符皆此之白闕以簡追晉以簿書皆此之自決縣大夫無  
能專達理司寇不獲僅惑威在公之鈐鍵矣不言而政每  
游刃不令而人常應弦申之以豐盈甚都加之以藻麗尤

虞之戒

程大昌溫泉述

溫泉在驪山與帝都密邇自秦漢隋唐人主皆嘗遊幸惟



白九龍以待上浴曰飛霜以奉御寢曰長生以脩齋祀其  
他殿閣樓觀不可勝數惟披圖然後可盡述焉逮祿山亂  
天子遊幸益鮮唐末遂廢晉天福中改曰靈泉觀以賜道  
士本朝因之蓋百有餘年矣府從事李彥博始諭邑宰王  
注刊故宮圖於石蓋欲後人知昔之全盛焉時元祐三年  
中秋日武功游景叔識

蘇軾書游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全二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  
謂巨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  
渝州之陳氏山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

無人知是荔枝來元宗亦未嘗以六七月幸華清宮則進荔枝亦不在幸驪山時也按樂天集長恨歌不自為叙以陳鴻所傳驪山事為叙樂天所歌謂妃得幸在賜浴華清之時及方士傳道妃語皆本鴻傳以為之說也歌之作也在元和元年冬蓋王質夫用鴻說勸樂天為之而鴻自言亦謂得之傳聞非元宗本紀所載也則樂天之誤出於陳鴻也然而事有不可專執文常者觀風殿有複道可以潛通大明則微行間出亦宜在十月矣唐志記荔枝香曲所起曰貴妃生日燕長安殿南方適進荔枝因以荔枝香為曲則荔枝熟時亦自可幸驪山也故予謂不可執

元宗特修蓋山建言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  
往至歲盡乃還又緣楊妃之故其奢蕩特為章著大抵宮  
殿之景驪山一山而繚牆周遍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  
可通禁中白居易追咎其事作歌以為後監世喜傳誦然  
詩多不得其實也華清宮者本太宗溫泉宮也天寶六載  
始名華清而楊太真入宮已在三載則華清未名而妃已  
先幸今曰春寒賜浴華清池始是初承恩幸時此已誤矣  
而又記其疑昵則曰七月七日長生殿華清宮固有長生  
殿矣而其地乃齋宿禮神之所本非寢殿帝又未嘗以七  
月至驪山則白歌皆不審也杜牧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

余嘗念先師孔子之教也載之於經傳之於世自周迄今絕而復興久而愈尊雖夷蠻戎狄之不可化者尚聞之而為善良也矧中夏之俗乎世之冠儒冠服儒服文行可列於四科者皆先師異代之弟子也豈有服儒服為弟子而奉其師反不若服緇黃之弟子有觀寺之崇享獻之豐潔耶且是邑有先師廟余長是邑而使其廟將日毀祀不時修余與爾將何事也得非讀其書而忘其道為其弟子而不奉其師歟由是坐者感憤承命再拜謝而退翌日遂相與募邑中吏民之有識者得五十萬錢亟市瓦木庀工徙撤舊而新之然以



守故常也凡左亦所錄宮殿方向長安志率取津陽門詩  
注為據津陽詩者鄭愚之所作也

王漢新修文宣王廟記

由國都至郡縣皆有孔子廟自天子至庶人歲時奉其禮  
醴饌器具豐嚴潔修盡有儀式歷世傳承不敢慢其事誠  
以生民以來有聖德者未有如孔子故也咸平紀號之元  
年詔以天子中舍趙公益是邑公之始至也以民之不知  
教以訓以治日無暇時明年春政既成民既和勸乘間問  
孔子廟而往拜焉既而覩其像貌圯剝墻宇不完歲時之  
祀則缺如也反則召邑中進士明經之好事者至而謂曰

於余後先大夫官通長安道過華清因讀古今名賢石刻  
其興廢沿革之迹畢陳於目前重探緣閣層臺邃沼雖不  
逮京平盛時規模制度宛然故在迨兵燹之餘居民播遷  
所在宮觀例隨灰劫華清亦不免奔為蕞區矣歲癸丑復  
過此宮意謂蕩然無復向日及見屋宇修整階序廓大為  
殿者八曰三清曰紫微曰御容曰四聖曰三官曰列祖曰  
真武曰王女為閣者二曰朝元曰冲明為湯者二曰九龍  
曰芙蓉鐘鼓有樓靈官有臺星壇雲臺蔬圃水輪以次而  
具丹堊藻繪燦然一新若初未毀而又有加焉者詰其始  
主曾趙志古輦合辭言曰先師清平老人趙志淵自洛川

故廟之址居邑之南逼側蕪穢辱近廩穀之所乃就邑之  
北選良地筮吉日而遷焉越二百日而其功集公遂率僚  
屬暨邑中吏民行釋奠之禮堂之上惟十哲塑像於左右  
十哲而下諸賢咸圖於壁堂之後復構一堂曰誦書堂俾  
邑中之學者得以遊焉於是命佐吏漢勒辭於石置於廟  
側辭曰返魯之教今古是剛民胥樂胥無有僭忒我公之  
來服孔之化問廟之所往拜堂下既拜而奠既奠而慙慙  
歎毀摧歎嗟不已乃遷斯廟乃新斯堂神安攸居民即而  
康七十弟子三千門徒後公之政一如中都

綰控綴而漢唐之離宮別創咸在焉其則華清之奇觀也  
又况東西奔走寔當衝要而往來大小畢慰其意此真與  
時遷徙應物變化無所往而不宜者也向非清平元應感  
人何能新宮宇還舊觀非志古竭力盡瘁何能動堂構紹  
宗風而嗜無一言是使師弟之功泯然而不傳也聊推次  
營造始末刻諸石用紀歲月云昔中統二年九月廿五日  
商挺記

韓擇重脩文宣王廟記

臨潼為西安隸縣西距府城七十里而近與驪山繡嶺相  
直郵置之所從出唐華清宮舊基在焉溫泉涇洩澌澌可



還過駟山四顧彷徨憫宮室之彫廢慨然以修復為事  
命其徒剪榛棘甃柱礎陶甓甃勤垣墉于是四方道侶  
執其藝來會宮下下拜欣躍咸願薦力土木之功以時竟  
舉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又  
得太傅移剡公總管田公輸貲助役相與翼成稍稍興葺  
僅見倫叙事未竟不幸厭世志古等才謏力綿大懼不任  
以隆宗緒自是營不沾席食不甘味饑寒疾苦不以累  
者逾十五年始克有成敢以記請庶徵石書辭俾永傳焉  
余謂秦中名山水多矣可取者唯華清為最關門可以  
清渭登高可以臨商於高甍鉅棟綿亘盤鬱寒藤老樹蒙

何以逭責而歸過也耶乃特以身任其事或止之曰前

亦欲為此屢矣奪於無暇困於無助或空言而罷或

而難成君其無以往舉取謂為也侯一不以為動則曰

下之事立乎志行乎果終乎誠唯不為耳未聞有志而果

果而誠而事有不底於終者也于是不進以銳不弛以怠

投隙而圖之擇好事有力又為衆所信服者俾綱紀之植

傾易腐直撓完缺雄峻彙翼堅壯興麗像設儀物以次興

造更衣有堂扁鐫有門繚四周以為垣其地修廣之步皆

四十八門東西為步百十有一庀事於二十九年之終越

鑒屋而號之位各為別由親藩貴主上官泛使東西行而  
過是登覽留浴徘徊信次往往有之故凡吏於此者汲汲  
然飾厨傳具餽牽奔走勞餞以為務彼聽訟鞠獄簿書期  
會抑猶次焉爾矣其有規恢繩尺之外於以聳大觀聽為  
立教垂俗之本是豈尋常之見之所及哉縣故有學承安  
五年主簿賀君天佑之所營葺殿廡齋室庖湑門屏廡不  
咸脩卒郊東遷蕩燬於兵唯禮殿僅存歷時滋久行將頽  
壓無有慨然以塗墍闕慮者至元二十八年太原馬侯之  
為邑宰眎事未幾祇謁廟下仰而頽俯而歎出而謂諸

為渭北害開別渠疏決之其患衰息云

歐陽元趙氏鄉學記

至正十五年夏四月前冬官尚書櫟陽趙公諱允升以書  
抵京師請太史歐陽元曰趙氏先世以至元五年庚午自  
冀寧交城徙奉元櫟陽遂卜居儒學西偏今八十有餘年  
矣國朝經畫郡邑以櫟陽并入臨潼由是縣學日廢時祀  
不修廟貌傾圯吾大父祥及先人溫世儒業目覩弗無思  
一葺之力弗贍公諒幼出就傳每過舊學惕然念父祖有  
志未就至治癸亥預鄉書泰定甲子擢進士第初筮寧州  
判官調三原尹需次家居有餘暇乃傾貲作禮殿五間六

五月而工告訖焉居民過客瞻禮敬莫不贊侯之才果能不負厥初誠一如此也今年春其相役者聚謀來言曰願述之庶有攷於他日愚聞古者釋菜釋奠皆於學後世廢乃始岐廟貌而行事而克崇飾者亦寡矣新天子御極既發德音肆大青即改修廟學養士朝廷盛美為興化善俗起本矣第朞見迫不得畢師生講肄之所蓋宜有待於後之君子然則嗣尹而來相與卒其遺業使邑之士子皆知以致知力行為學而深明夫義利毫髮之判至於三物教成出有以治諸人處不失淑諸已顧不偉歟願不重

歟侯名世古解字通甫康既有政行清合三谷常以暴張



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室以施教焉是之謂塾周王制居人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國老謂卿大夫庶老謂士  
及庶人之在官皆引年而居鄉者養之以師表其民也又  
按漢諸儒白虎通鄉有庠詳禮義也里有序序長幼也今  
櫟陽趙氏以故宅鄰于鄉學因有以起舊學之廢而允升  
以冬鄉歸鄉里不忘導其鄉人於趨美之地即其故宅作  
精舍焉塾也庠也序也三者之誼不既脩乎禮義詳于斯  
而民聰明長幼序於斯而民孝弟在易漸卦之象所謂居  
賢德善俗者其庶在斯乎櫟陽之城秦獻公所築雍土厚  
水深其民性剛高尚氣剛則不撓於物尚氣則勇於趨向

楹肖宣聖像及進工部尚書中以直道不遇於時斥還故鄉乃遂前志作儀門兩廡及櫺星門且以學西故宅為書院中作講堂置東西兩齋前門三間後為處學師之屋庖廩偕作購得田若干畝以給春秋祭祀歲時延師之資聘名士以教子弟之願學者庶幾可為化民成俗之勸此蓋家食數年之功非惟得償父祖齋志且儒臣間居所思報國之務宜無過是願學未有記書院亦未有名願執事者記之以及名其書院以貽万來元考其建學顛末并取易所謂居賢善俗之旨名之曰居善書院而述之曰學記家

有塾塾者門則之室也古之君子仕而既退則歸教其間

易繫有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允升方來之事業其在茲乎奉允升書來求斯記其子侍議舍人雲南臨安宣慰司掌故掾畊也

明劉懋叅魏忠賢疏

臣憶臣家居時每見山農野叟羣聚私議宮闈之中有魏伴伴者盤據竊弄橫肆無忌陰謀不軌有耳不忍聞口不忍言者臣竊疑之宮闈嚴密小民何以得知是風影傳言不足信也比臣奉命入京目見魏忠賢干權亂政諸惡狀如憲臣所臚列者種種有據與山農野叟若出一言臣為

周人用之以成三南之化秦人用之以成力農強兵之業  
不寧惟是學者用之是以成其正大高明之學近代橫渠  
子張子是也西銘一篇後學讀之達達胸次宏濶軒朗仰  
觀俯察理一分殊繫若指掌於是人有洞視萬古愍惻當  
世之意豈非用秦人之剛資周俗之厚闡關學之偉乎固  
願趙氏子孫世世無忘允升之志廣其建學之美意他日  
邦人士有若子張子者出而振起關學之緒餘由一鄉而  
一國而矜式於四方其於化民成俗之助豈小補哉允升  
自登第入朝敷歷顯官殆無虛月造物者因其盈虛消  
之會段以憂存間假之隙以成茲甚盛之舉亦豈無意

稽副政臣讀之不覺蹊蹊曰是前日首倡移宮力言者  
捐軀命以保護我冲聖者不忘疇昔戀主之忱不負生平  
許國之忠是真我皇上之忠臣孝子也雖走卒賈兇無不  
人人手額曰忠賢數年之奸惡發露于一旦聖明數年之  
翳蔽大明於一朝除君側之巨惡消宮禁之隱憂端在此  
疏昂首企足冀朝上而夕下乃靜聽數日忠賢以偽詞告  
去先取溫旨而憲臣之疏庸加裁抑舉朝憂疑通國惶惑  
夫忠賢暴橫在外者無可諱也若宮中陰謀天下臣民盡  
知盡言之我皇上豈誠不聞不知耶我皇上雖忘情於忠  
賢而忠賢勢成騎虎必不能忘情於皇上我皇上恩禮有



此懼我皇上孑然一身耳上無聖母為保護下無長震為羽翼乃肘腋之旁伏有豺狼床褥之際潛處虺蛇此國家何等禍君父何等憂而在朝諸臣無一人發露其奸者仰天嘆恨曰耳目侍從之臣安在凝承輔弼之臣安在豈師師濟濟全無鬚眉丈夫乎前顧命之臣安在抗章移宮之臣又安在豈到此變其初心改其故步容容與與保身名而忘君父乎就使畏威懼禍苟全富貴老死牖下不知他日何以對二祖列聖之靈他日又何面目見我皇祖皇考于在天耶臣方思集述流言草為一疏以告皇上乃於本

月初一日接郵報見憲臣楊連一本為逆當古勢作威專

雲倍於百王自古寺人之遇亦極矣若迷心溺志一以爲  
憲而不止則逆謀自取赤族之誅汪直劉瑾其榜樣也亦  
豈所以爲忠賢地乎臣故願我皇上人奮乾綱立斷優柔  
將東廠魏忠賢先允其請放歸田里並忠賢左右用事之  
人各歸原籍隨將憲臣楊璉原疏發出逐款究查明正典  
刑布告中外以釋天下臣民之疑宮禁肅清萬姓悅安而  
臣等亦得借手以逭失職之罪矣臣草疏已畢忽讀聖旨  
又不能不爲閣臣惜也蓋自忠賢用事而閣臣不得票擬  
之職如內有事到閣裏講議外有事向裏邊說話此非閣  
臣身受而身當乎乃諸臣力爭之而閣臣明送之忍於負

加寵信愈篤而忠賢貴極而虞其敗寵盛而憂其衰無厭  
貪心無窮奸謀出入起居之際飲食服御之間外庭不得  
預諸臣不及防而臣子仰受國恩俯念臣節安得不深憂  
遠慮昧死抗章也且前日忠賢雖有無將陰謀尚未形跡  
敗露今憲臣之疏業已發露其隱事事疑懼處處猜防豈  
惟我皇上不得復遮掩情面以役使忠賢忠賢亦何以塗  
飾耳目再奉侍皇上也哉夫皇上之眷戀忠賢不過因忠  
賢之服役日久承奉著勞不忍一旦忽然耳臣以為厚其  
恩賞還當計其所終若以驕縱養成逆謀之禍非所以為

聖恩援援諫垣傳得有言夫鼎官止知有民事耳取以  
民今昔之形與吏治污隆之故為皇上陳之臣憶臣束髮  
時適當皇祖中運礦稅正行閭里已空然而勤瘁之家猶  
甯未盡之蓄婚尚有奩壆尚有木歲時伏臘尚有斗酒勞  
慰徵逐豈至於今自一二富室外婚多野合壆多土培自  
五歲兒童至七旬老人窮日力作經年愁苦面目樵黑半  
菽不飽且也催徵法酷罪贖網密咥詈乎東西破哭乎南  
北曾無寧日一值凶災壯者逃死他鄉老稚填於溝中飽  
鰥魚之腹矣夫亦有面目有心血張口無食抱醵無衣妻  
怨于室子涕于懷吏催逼於門外無生人之樂而甘心待

君父而不敢于負也。願閣臣之深思也。人臣之義有死  
無二遇君父之變則身可捐擊君側之惡則頸可斷恃寵  
生驕積恩成讐性雖剛然而忠臣戀主固有百折不迴  
干挫益勁者而忠賢欲以一夫之手箱天下之口何眇視  
在朝諸臣哉臣又笑忠賢之愚也臣小臣也叨耳目之司  
懷狗馬之誠目前光華到底要歇百年血塊終有毀時以  
貪戀顧惜之念換不忠不孝之名臣籌之素矣詳據血誠  
以發隱奸伏惟聖明詳察

陳吏弊民隱疏



食月賞牌票必駢所刻價生派里甲行戶無不承去一金  
不給市稅私給行帖又帖上加銀官貪矣而官之下尚有  
吏書門皂兵快里甲若而人若曹豈皆廉潔土越求其一  
下恣取其十民有三兩銀不能完一兩鞭坐一罪而傾百  
金之產者在在敲骨日日吮血奈之何不窮且盜也臣非  
謂州縣官盡如此也每見官滿還家除在筭在匣不算外  
甲第連雲膏田連阡動以千百計斯豈盡積俸得來且也  
過客有費考成有費朝京有費獎薦遷轉有費上下交際  
有費每一上官每歲四節每節除下程外大幣八小幣十  
二應費若干三五上官應費又若干三分應酬七分處索

死豈人皆大賢乎前年臣鄉延綏之驚烽火傳於會省官  
府戒嚴小民恬不為意且盛額曰幾時得來了了這苦罷  
蓋猶幸無登呼者耳何怪乎齊魯徐淮之嘯聚繁有徒也  
臣又記皇祖時官方漸壞法紀猶存雖有貪官囊橐歸家  
潛匿別所俟夜搬回猶然有顧畏名節之念漸而攫金不  
畏見人漸而誇厚實務多貳矣始猶在武弁佐貳雜流與  
日暮途窮之輩今且移之州縣正官以上每見新官到任  
騁材炫能先出告示幾張逐詞狀幾紙矯設仁言虛立清  
名迨三五月後本色立見塗面喪心大肆貪求徵收有美  
餘又有顧小之數罰贖紅山耗又有去外之罰扣差役工

該府窮之州應曰者大人言山當金也尚存於山  
銅連工價每副不過一錢六分倘不棄菲姑留以送鄉親  
府笑而收之又應天府守行文各屬曰交際禮所不廢但  
各屬多脩本府不收則虛費無益自今約為規制大幣止  
二小幣止四在各屬少脩易辦在本府有收無辭夫大幣  
約十金小幣非五十金不可此兩官者人述其事不稱其  
名臣不敢盡信若不才有司自知糞汚滿身時懼雷火燒  
體私饋暗投往往有之夫上官臨下止憑剛腸做出鐵面  
業一切柔以重賄又何處別覓鼻孔正色直指乎是以小  
民有貪狼狠豺之謗司評或有威鳳祥麟之褒臣不敢謂

不下幾千金安在哉百姓骨血耶雖曰彈壓有撫臣矣巡察有按臣矣勅叅拏問追賊法甚嚴矣顧撫臣越在千里不能以一人耳目週遍一省按臣一年一換又不能以一人耳目細察多官勢不得不借開報于道府該道府果留心民隱着意官評民情有苦樂一訪可見民口有是非一問可知即臣邇者奉命入都一日三站凡經過州縣大畧可得總計府屬多者不過三十縣府正連佐貳少亦不下四五百員經年所耳目朝夕所訪聞何貪何廉貪廉何狀豈不明知無奈有明知昏庸而不肯開報者臣姑以所耳聞者陳之於前雲南有某州某縣幣送該府內有金盃二副

者擢為散文員政京司限立不具同第查元時不日  
劾薦人數薦者止如舊額劾者不妨倍加蓋今日吏治貪  
者十七廉者十三即倍加猶不能盡也臣聞淡雲薄霧微  
噓可捲若積陰沈障非迅雷疾風不可掃易此正迅雷疾  
風之時也臣父嘗語臣臣鄉先生有張御史臣父不記名  
巡歷之前單騎赴郡親訪官評比考察之日賢者獎之不  
肖者責之甚者趕逐之若司道府屬當面究詰不少假貸  
一時在事諸臣大法小廉風清弊絕稱一時名御史今巡  
方諸使執斧行郡俱稱表表風節自清查伸理外只土豪  
衙蠹時露風力豈不安民善事若吏治得人此輩一縣官



道府盡若斯也民生不患禍亂將作果州邑皆鸞鳳之棲  
寧閭里有鷓鴣之張恐賢者亦無辭於人言矣臣謂開報  
州縣連坐道府不如徑以開報之虛實註道府之賢否凡  
道府廳開報州縣賢否不必回六亦不必關白每州縣各  
另置一手冊為月報開列本官貪廉昏明事件密送撫按  
一月一冊司道府廳俱准此撫按各密收一處至巡歷之  
日即照冊開面詰果與冊開合賊少者戒飭如法賊多者  
叅拏究追若別有所訪他有所犯與冊開不合剝開者之  
貪昏亦自可知即於開者名下定註貪昏二字一體罷斥  
至劾薦兩本無安不必會稿亦不必另取考語各就冊報

禮前星則降以維宗祧之安襲僕州之皇而不其天之不  
如人願也乃臣昨詢皇子薨逝之故原因驚風之疾計算  
病期按考方書固知此疾是漫驚風也何也驚風原有急  
漫兩種其中驚風也又有胎中生後兩端凡人孕胎之日  
血氣交凝母子同脉苟振撼之威暴然觸之雖母有驚有  
不驚而入於胎元子無有不驚者故子生而額有赤文頭  
有絞骨是胎中受驚之形也及既生之後知覺漸啟神魂  
未全而振撼之威暴然觸之即子有動有不動而神亦無  
不驚者故子長而目有青痕髮有結豎是生後受驚之形  
也受此兩驚日前日廟神氣漸耗形色漸瘁調養已難為

縛之有餘似不必煩繡斧之斥正也臣目覩甚真痛心甚切願與諸臣共破情面拯此危急不覺其言之贅且慙矣請罷內操疏

頃諸臣侍從班聯遙望天表見晬穆之容比前頓減不勝憂慮僉謂聖躬自皇子皇女薨逝之後飲食稀進精神短少無之盛夏炎暑聖心焦勞以致聖容脩改有如此矣願臣念之我皇上登極四年育皇子女共四位乃一歲之中相繼薨逝為祖宗來未有之變人世間不常之遭無論皇上天性真愛痛忍難割即屬在臣民孰不悲慙傷懷我皇

朕之間振撼尤烈聲聞更疾雖皇妃習於常聞而不覺得  
母慣於久聽而不知而聚血未堅成形未固能無暴加而  
撼動乎試觀土木至無知者也一聞疾雷之聲烈鉦之鐸  
無不塊為落枝為戰況于人之肢體況于血氣未壯之嫩  
體乎我皇上四年四育而皆不克終臣是以知為內操之  
故也厝利刃於臥榻之旁禍機尚隱而有待蓄殃然於長  
養之地毒氣更烈而難堪皇上聰明天縱誠體念及此果  
能一息安寢乎已往者不可追而方來者不早為計乎但  
內操一事原聖心深慮以戒不虞見今諸大典禮尚未舉

力矣若又不善保護再加振驚因熱而動是感於陽也目  
直視口吐涎涕哭有聲名曰急驚風不過三日十有五全  
若乘虛而入是感於陰也目半閉口撮縮涕哭無聲名曰  
漫驚風縱延多日十有九危今皇子受症於五月二十九  
日薨逝於六月十六日延推半月餘而不能救臣是以知  
為漫驚風胎中生後兩受驚者也此等病症小民之家固  
時有之夫原不能為保護也若皇妃養恬於深宮之內皇  
子穩臥於阿母之懷有何惡聲疾感交授受驚也者臣再  
三思維則內操之故也臣每早趨朝侍班聞殿後銃炮之  
聲光若迅雷專於大角屋瓦為戰河水為波臣等周身皆



饑飽之節嗔喜之情皆由乳而得乳失則乳失而嬰兒之生不  
養之方乳哺失其節喜怒違其情則天和傷矣若又輕易  
更換兩乳臭味不相合必惡逆嘔吐加以漸次認識又必  
哭棄不食盈日之內而中氣又傷矣此保母關係宸重也  
必選年長醇篤者一乳三年再不更易則子與乳相習不  
逆而神不旺形不壯百病不潛消者臣又不信也夫千金  
之子慮簞裘之傳得一子而防衛之密哺乳之周靡在不  
用心况天地祖宗之所托重億兆臣民之所仰賴關係何  
如而可以輕易當之乎臣願我皇上之深思而早計也臣  
又聞人之生也受氣于父精成形于母血父之精不固則

行臣何敢遽望停止再四圖維有可以脩兵之用而不受  
操兵之害者莫如將內操各兵發出城外演武場同各營  
兵合隊並演比偶較射或另立一營自行團練飛矢走馬  
一如內操之法日出而出日夕而歸橐弓室矢潛入西北  
門內藏刀武庫以應肅殺之氣更換常服環衛禁地以養  
陽和之脉庶幾兵仍在內而內地不受振撼之驚況以衆  
鼓氣則氣益壯以衆較技則技益精視單騎虛發徒作耳  
目之觀無益脩預之用更相百乎如是而和氣致祥靜則  
能生有不則百斯男弄璋累累者臣不信也乃既生既育  
矣周養之利宜密而保母之選更宜慎矣子之生甫脫胞

也哉臣草疏已畢忽聞前章之旨意動止未行門外之  
入矣因思兵猶火也不戢則焚之於肅殺又陰也陰鬱火  
不出必決烈橫發故鎗銃之制皆以金包火鬱極陡放至  
于迅速而不可遏物理然也今臨御之旁忽然火發發而  
又屬章疏收貯之所人事感召豈為無因天心示警豈為  
無意耶則潛消陰慘豈直鍾和氣於清禁仰答天眷端必  
由之矣

趙統始皇坑儒原

古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焚坑之禍其諸士賤而自  
感者乎夫儒者誦法古昔無官守之責也仕而有責則當

子之筋骨不强母之血不和則子之肌肉不澤是以損精  
有四慾而酒怒為最耗血有七傷而憂鬱為多何也酒毒  
也毒能伐性怒火也火能銷骨故一醉則百脉亂一怒則  
全體解精之所以不固也心以統血而憂能傷心氣能行  
血而鬱能滯氣故憂多則血枯鬱久則血結血之所以不  
和也我皇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則戒酒毒懲暴怒以固  
陽和而厚恩愛均雨露以滋坤元培妊室豈非今日發祥  
第一方術乎天地之所眷注祖宗之所呵護億兆臣民之  
所尸祝將在于斯歟斯振振永綏綿綿千萬斯年可卜矣

以求忘誰其知之而我忌為說者以孫禮成於李斯夫斯  
固儒也而儒相食乎或者又曰斯師荀卿苛延於卿夫卿  
之書今固在也半入禮記後儒亦多援其語以註經而至  
擯為異端且牽入罪內卿何不幸乎又或者上推於韓非  
以為非起之據非之言愚學不知治亂之情誦先古之書  
以亂當世之治秦之偽儒戰國之所謂橫議則王制四不  
聽之誅已啟之於前矣若以王制為漢儒之附會將漢人  
尚不能忘於後也將孔子之外揚墨孟子之惡處士橫議  
皆啟秦禍者也何不情乎自詡所不宜如此且秦之今自非  
古矣世變江河焉可溯古由今觀之井田車戰可復古乎



諫諫不行則當去去則當誦教授以承先聖之統而不  
援上不陵下不怨天尤人以待用何至未仕而非國是之  
謂謗人君之忌最忌於謗謗人者聞謗國者誅故曰自感  
之也昔者孔子歷說諸國不食而去據今載集未嘗有謗  
誅一辭也是之謂聖故曰聖人無死法至戰國時則有處  
士橫議矣橫者秦儒是古非今之漸也至秦極矣極則激  
變焚坑加之桀至今未知罪已也夫非國可為儒乎故曰  
秦國無儒蓋至東漢黨獄又一激矣太學生陳東輩又烏  
知之夫其義冠博帶者衣妖之高視闊步是崇也放言極  
論口魅也儒者固如此而已不足自感敗也歲以待用隱

禍未艾也秦何得而坑哉夫坑亦踴矣夫其不坑也亦未  
必不離禍是世之一大變也天地不得而制之而徒區區  
歸罪於秦又一過秦論耳嗟已過矣驪山趙子綰原之如  
此

都穆驪山記

驪山在西安之臨潼縣南半里即抵其麓經雷神殿東折  
門有棹楔榜曰溫泉池過此有室三楹啓其扇即溫泉也  
人呼為官池蓋非貴人不得浴此池四周甃石如玉環狀  
中一小石上鑿七竅泉由是出相傳甃石起秦始皇其後  
漢武帝復加脩飾或云今之池後周天和中造又云唐元

他無足論矣是不知時變之秦儒也知時之儒因而通變  
不用而修觀變趨時何至取坑以為書殃故曰是自戕也  
且秦何能焚書哉所焚者橫書耳亦何能坑儒所坑者一  
咸陽中偽儒亂儒耳而天下之儒固在也由今觀之五經  
固在也所謂十三經固在也苟得其要一言興邦夫何貴  
多今之士也未明一經已談國史契券詩文茶毒生靈而  
豈秦所能盡坑乎是書之賊也王制不聽之誅也適又殃  
書儒而至此豈惟罪秦推秦之過寔以亡秦夫李斯之屬  
人為策固秦時一儒也其逃儒盧生徐生者竊童負海  
中無上如韓生安知神仙延之百代以啟漢武宋徽之

時林木花卉之盛類錦繡然故名隱山華清之勝留不  
何時其易為道士之居則後晉天福中也又上二里為老  
君殿舊云天寶七載十月老君見於朝元閣南元宗於其  
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為像今尚存殿壁繪唐後臣之像  
殆當時人手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為  
老母殿老母即唐李荃所役受陰符者山之巔舊有烽火  
樓昔周幽王欲媚褒姒舉烽火以來諸侯之處下山浴于  
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體融暢風疴頓捐快哉東行  
八里折而南二里至秦始皇陵陵內城周五里舊有四門  
外城周十二里其址俱存自南登之二邛崆峙人曰此南

宗廣之室之內有古今石刻歲久錯亂宏治癸亥知縣事  
者聚之壘於門外儼若屏障官池之左有泉曰混池以浴  
小民東行即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臥一巨鐘視其  
款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為後魏溫泉頌惜多剝落左為  
喬元龍草書碑其陰刻劉子顯成道記子顯山中道士宋  
仁宗朝嘗召見賜號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為玉皇殿面三  
清者七星殿也南十五步為玉女閣下有方池即溫泉發  
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其中經宿食  
之不澁其左為玉女洗頭池沐髮者多去瘡癬山之半平  
坡朝元閣舊建於此山左肩曰東繡嶺右肩曰西繡嶺當



踞危石楚聲所歌曰淙淙者流與山俱逝兮空澤自照  
不至今吁嗟茲山崇三世兮歌竟浴于長湯遂登老氏宮  
極於臺東過石甕寺休焉稍倦假寐僧榻忽有丈夫峨冠  
脩髯揖余而言曰吾子失言夫山奚能崇使吾幸而遇  
匡諸君子豈不亦嘉遯之藪吾子謂九疊之屏七里之澗  
何遽出吾上耶又使吾所遭者為宣城孤山輩騷壇之士  
艷稱久矣吾豈復戎吾姓也余遽然覺自悼言之失也復  
喟然嘆曰異哉天子之貴不能與匹夫爭榮而詞人墨客  
之隻詞有時為山川之九錫也異哉今之處士誰能入山  
而為水石所倚重者吾當北面事之

門也右門石樞猶露土中陵高可四丈昔項羽黃巢皆嘗發之老人云始皇葬山之中此特其虛冢其言當必有所揆也

袁宏道遊驪山記

驪之山鬱然而青而其水浩浩然鳴九衢也古柏森然翳東西嶺故宮遺址多不可識山下之民有雪領而杖者作而前曰民雖髦猶彷彿憶之指其巋然而墳者曰是烽火臺褒女之所笑也指其溫然而澄澈者曰是蓮花湯明皇妃子之所浴也問山下之故壘曰是嘗錮三泉而閉七曜者始皇帝之地市也余倚柏四顧蒼茫久之乃披荒榛

土學宮度如許筵隱基式崇令辟四巾冠以危樓丹楹  
煥拾級維三八窗赫奕厥方巽厥祀魁面襟嶺繡肯挹流  
清亭峙寧改昔觀映帶頓開新勝肇工六年四月吉日為  
役若干而落焉募金以三百計勒珉記事來即我謀嘗攷  
甘公星經東壁二星主文章圖書木星守五經士人被用  
土星守賢臣用文章道術興孝經援神契曰奎畫主文章  
天官書曰文昌宮六星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而  
春秋元命苞云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故學士家率  
祀文昌而奎辟為圖書府章章也若夫斗一天樞二璇三  
璣四權五衡六閭陽七瑤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合

南居仁學宮魁樓記

夸隆更事文翰其軸射策進取厥惟一班級學者範於時  
制舍是止致身術遂躋重焉顧氣運有升降文心有華悴  
象教有興替運者宰乎元者也心者濬乎性者也象者乘  
乎形者也元宰者與天性濬者與人乘形者與地心之所  
至氣効其靈而形或佐之三才之道統是矣然元橐於渺  
性鑄乎微獨形家言物土面勢飭材建標輔風氣而佐厥  
靈司文教者率有是焉則昭應學宮魁樓之所由作也昭  
應京兆支邑麗峰截嶺啟其陽渭水滌洄環其朔山川聳  
秀人文蔚變領賢書者甲繫望邑觀察周君規以翼之相

皆繫焉東方為歲序之首而朱則屬收元氣之終焉二  
四民之首文為四教之首星月燁煥榮葉芬敷朱丹賁乎  
長離雨雲騰於尺木人文變動理以象顯于魁義思過半  
矣又攷易傳釋羣龍之首為物先則首有先之象焉文章  
先氣機而開天地之蒙人心先畫象而煥文章之采不搽  
其寂先者奮意胸中之造與乾緯相通闢隨人寢興異幸  
詭遇金玉闇其謝潤凡石可庶生光乎士誠鼓厥朝氣開  
厥朝心筆啓陽明之采力筦帝車之軸毋徒泥禱祀形家  
言將奎壁文昌斗樞之精必有呼吸闢通如中壘之藜者  
射策進取又統後矣是役也經始者錢侯一寵燕人繼作



而為斗說見春秋運斗極而星經則曰天樞為土星主陽  
德是太子象璇主金形陰女主之位璣主木及禍權主火  
為天子施令衡主水為煞閭陽主木及倉庫五穀瑤光主  
金不言魁為文章司命也蒙熒姬斟窺魯於文耀不能論  
所自始然自邠世迄昭代自王國迄郡邑黨庠塾序自王  
公迄縫掖小學亡慮皆造變寫照而祀之禱祀家至定為  
期會學者志尚進取典禮維殷昔天祿讐書青藜著暉精  
氣靈通形變為昭人邪天邪誰宰誰應達者當自有辨傳  
曰魁斗之首首陽也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又凡為  
首者皆為魁魁為帝居之首而陰陽四時五行節度諸紀

吾儕小人嘗乘風宿今夜半忽有人大呼曰疾起爾明公  
至互相驚覺今果然矣予領之若以為誣既禱歸至邑東  
門雨沛然是年禾大熟再逾年冬旱禱如初雪又霏霏然  
應白茲凡禱即應未暇細舉若影響然嗚呼深山大谷風  
氣攸聚其中有神信不誣矣况功德及民禮所宜祀予嘗  
因規制既遠敗瓦頽垣零落殆盡神無所安悵然者久之  
先是邑舊俗每六月十九日男女無嗣及有疾者爭起禱  
於石甕山寺予慨焉因嚴禁之而民心認認若無所報遂  
鳩工聚財重加脩創釐正祠宇為正殿三間面東內仍風  
伯像左三間內立聖母后土像右三間內立藥王孫思邈

者周侯士英蜀人成之者藍田司訓攝邑事利君萬鍾寧  
夏人締構營督觀察之力居多觀察名道直諸輸貳効力  
者別載

李喬芳風王廟碑記

昔維嘉靖夏六月予受命來尹臨潼縣之東南駟山之麓  
有風谷谷之內風偏廟在焉凡歲旱雲布風自谷出掃之  
撼樹揚沙重為百穀病先是尹茲邑者于公翺化理廉平  
嘗禱於廟風和雨甘民到于今頌之是年秋禾秀未穎旱  
四境涸涸臬知所底予乃慄慄焉繩于公武齋沐衣明衣  
中夜興候昧爽步自東郊至山下居民十餘人迎謂予曰

者往往操一二方以療衆病一不應而投遂窮其法不備之過也古方產寶大全而外唯薛新甫推廣數行頗補前人所未備而醫案一書並列雜病於其中即其著論立方與療男子夫豈有殊焉嗣見同年王宇泰氏所輯女科準繩廣搜博採古今悉備然一切雜病亦復循薛氏例而槩收之不無駢枝贅疣之病且分條不整序次無倫非耳目所素習者卒觀之而莫得其要也余究心茲術亦既有年茲於公事之暇手為蒐集汰去諸襍證而專以婦人所獨者彙為一書又門分類別而綱之下各系以目名曰濟陰綱目蓋證各有論其寒熱虛實及標本淺深之致頗悉其

像傍三間南面為雨師像又三間北向為神厨外建大門  
一間內鑿土穴四以居守視之人凡禱石甕者有罰君子  
曰敬鬼神以崇報也移風俗以正民也興建作以飭蠱也  
茲三物者政之經也予美有一於是我是役也經始于嘉  
靖甲辰四月吉告成於乙巳七月十三日勒石紀事者山  
西陽城南峯子李喬芳也

武之望濟陰綱目叙

婦女雜病率與男子同唯經血胎產諸證自為一類而其  
中派分枝析變亦不可勝窮矣概觀諸書雖證各有論而  
論不悉病之情治各有方而方不盡治之變以故治婦人



亦僅覆以數椽陋蔽風雨已耳幸逢

皇上御極之四十二年冬特荷

西顧聿修時邁之典欽奉

俞旨戒途除道凡屬在陝臣工共謀疏濬湯泉飭庀

行殿以供

駐蹕令甫下而萬姓歡騰羣工踴躍不日之間架木砌石遂  
竣厥工雕甍畫棟繡角綺窗輪焉奐焉燦然畢列於泉之  
上矣

鑾輿至止旌旗偕山雲以聳秀黼黻映澄波而搖漾凜日新  
之銘謹玉藻之儀

情而證各有方其溫涼補瀉及緩急輕重之宜亦盡其變  
庶覽者不難因論識病因病取方一展卷而犁然指掌即  
庸工下醫亦可隨手而取效也雖然醫者意也許允宗善  
醫而不著書謂意所解者口莫能宣也余所集悉前人緒  
餘謂可因是而解方術非謂以是盡方術也是在善學者  
神而明之變而通之斯斲輪之妙承蜩之巧不難致已

本朝鄂中丞海湯泉碑記

驪山者即藍田北山也湯泉出於其麓冬不加寒夏不增  
熱既溫且和亦香而潔此天地冲和之氣融結而成焉者  
也願以邑近省城地當孔道令茲土者未暇修舉泉之上

光掩映一色宛然如望永益之飛揚而聽和鸞之餘音竄  
念凡過茲土者若臣若民罔有遠近下至深山僻谷老稚  
婦子外薄四海羈客行商輻輳雲集成思去垢滌塵未有  
不沾被餘波而謳歌頌德以往也此豈非

聖主西巡之惠澤流播靡涯歟夫宣

上恩德以昭垂永遠者臣子之事也爰拜手稽首而紀其盛事  
於石昔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二月吉

崔中丞紀重修橫渠書院記

古來教人之法至周而大脩然人知問師黨正之書曰徒  
司馬之進所以歲其材而器使之者至詳且悉也而不知

龍光耀彩天表流輝羣生仰夫光華萬彙藉以昭蘇於是澡  
身浴德動靜恬和融然若有凝於精爽然若有釋於神  
聖體安舒

宸衷悅豫更欲以一身之明潔與天下而共新特沛

恩綸勿以臨幸之後禁臣民以祓濯大哉

王言

恩波浩蕩真上下與天地同流矣方是之時臣海  
謬膺巡撫之

任肅供奔走日覲

天顏恩寵愈分夙夜靡寧圖竭報稱癸巳之夏復蒙

天顏恩寵愈分夙夜靡寧圖竭報稱癸巳之夏復蒙

慎選師儒矣而直省者會又皆設立書院明是邦之有德  
望者為之師非即古大夫士之教於其鄉者與願書院大  
都設於省城他邑之學者每以負笈為難客夏余奉

命撫秦思欲推廣於各郡因遍訪志乘中所載先賢遺蹟之  
存廢而臨潼朱令遂有重脩橫渠書院之議夫橫渠張子  
千古之大儒也生於郿邑而臨潼寔皋座談經之地其書  
院之應修豈顧問哉特患傾圯日久所費不貲且延請山  
長廣致生徒凡一切器用財賄皆必有以經久弗衰而後  
終此美舉余嘉其志而憂其弗克觀成也孰知善之所在  
人爭趨之邑之紳士有獨捐一千二百金者有共捐千餘



左右塾之教尤為書升論秀之根本學記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室謂之塾書傳說云大夫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是則鄉先生之教於其鄉固德行道藝之所由成也漢魏以降此法盡廢惟宋儒書院之設猶有元王之遺意焉故理學大儒莫盛於宋迄乎元明道德氣節之士亦往往由是而出也我

朝作人之化此隆成周凡天下之郡縣莫不各有庠序亦既

問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賢邑宰倡修此院其有  
以嚮往之乎更為我語山長及來學諸生曰橫渠先生凡  
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  
而後已其期望弟子之深若此山長豈無意乎橫渠先生  
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  
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若此諸生勉乎哉至書  
院之經始何時落成何日室幾楹屋幾進捐貲若干姓氏  
誰某則司其事者自能勒諸碑陰不煩余記之縷及也

康乃心驪山賦

瞻皇洲之漠漠兮經帝里之茫茫唯周秦之故苑兮繫漢

金者計目前脩理之費與他日膏火之資皆有恃以無  
恐朱令乃擇紳士之老成練達者經理其事鳩工庀材視  
舊日之規模而擴大之所費蓋數百金焉而又以其餘存  
於寶庫權其子母以供財賄器用之需以為他年經久之  
計皆井井有綱有條而朱令之志于是乎成矣而余之憂  
亦于是乎釋矣朱令以官文達余并乞余記余念旦晚間  
當移節入楚則在關中直五日京兆耳然橫渠書院余雖  
未得觀成而其端寔自余始安得以不文辭爰謂朱令曰  
橫渠為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於月吉具酒食  
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

探遺跡於神母託疑義於存基  
真傳極遊目於遐表採靈芝於絕巔何崦峒之浩渺無軒  
帝之長年已而赤日將微夕陽欲下搔首中天悲生四野  
感倩艷兮若阿寄興亡於頌雅歛零淚兮沾衣或浩歌而  
盈把睇肺頰之牛羊愴九變之鐵馬嗟百戰兮為雄不侮  
鰥而凌寡胡諸孫兮繼起乃莫庇夫廟社既龍飛於興廢  
復燕咏乎華清醉朝陽之第一或並輦而同行陟朝元之  
高閣顧繡幰而縱橫浴鴛鴦於別殿訂牛女之私盟慨人  
天之會合時泣下夫長生矧其紅塵一騎驚荔枝之飛來  
綠樹重簷怪雪花之未落縹緲驪宮兮遙聞仙樂蒼茫豐



唐之封疆何嶺岼之綿亘兮橫豐鎬以回翔柏青青其似  
黛兮石砢砢而如霜潁清渭之東流兮約滹灞其西行固  
祖龍之壽域兮伊文帝之崇岡應星躔于井鬼兮鎮岐雍  
於金皇當山河之兩戒兮通雲漢於天章昔驪戎之所據  
兮實晉獻之攸荒羌烽火之作戲兮俾宗周以喪亡豈層  
巒之秀麗兮偏遊治以為臧抑列雄於上國兮或亦都人  
高士之所彷徨爾其連峯斷嶺暮雨朝烟層崖疊嶂花馥  
草芊芊名金斧水出溫泉風鳴林錯鳥語石妍平眎長樂  
之苑遠臨杜曲之川左龍首以還顧右桃塞之當前既可  
觴而可詠亦宜隱而宜仙將褰裳乎竟日欲策杖而流連



每惆悵夫雲鬢聊上下兮千古託規誨於行間亂曰於戲  
哉雄連兩華壯坤輿兮秀接終南麗黃居兮吐納風雲元  
始墟兮祈靈太乙授鴻書兮烽臺繡嶺禾黍餘兮周道唐  
宮怨樵漁兮億萬斯年御世膺圖夕陽流水顧此嵯峨尚  
取鑑於古初兮

周燦遊驪山東繡嶺記

甲寅秋仲霖雨經旬一日稍霽攜二奚童策杖薄遊東  
山之麓曳履而登嶺樹搖青岼草浮碧巖花澗水種種可  
人大谷中拳石如削有閣其上名曰飛來邑人趙宏亭先  
生建也南有石橋橫澗瞰渭水斜繞如帶而兩岸村墟點

市兮近見行人悵曲江其已去開偃月之方新固將經時  
經歲以夕以朝宴瑤池而永好逢羣玉以久要妃子海棠  
歡齊乎金母三郎玉笛壽比夫玉喬孰知恩波方承乎太  
液胡馬忽動乎燕山催花羯鼓淵淵坎坎兮打開劍閣寬  
裳羽衣翩翩裊裊兮舞破潼關夫半我眉鳳輦之匆匆方  
下雲中紫閣鸞車之噦歲不還霜殿紅妝兮長辭金鏡馬  
嵬青草兮遂塋玉環恹恹石甕於殘陽咽湯泉之半灣野艸  
淒迷以長綠宮花寂寞而無顏遡開寶之理亂知帝位之  
維艱苟慎終其如始奚難辨乎忠姦豈茲山兮亾國寔不  
戒夫冥頑徒叩頭兮泣諫空流恨以潺湲步林樹兮太息

山崖下有石佛三尊或謂崖巖所見或謂成宏間所造皆  
不可知由斯過西巖逕險異常披草攀枝兩奚童扶之而  
下坐大石上仰視飛泉瀑布如銀河倒瀉巨流激山石形  
若甕寺之得名以此復歷石磴而上為捨身崖敬虛和尚  
易其名曰護生巖因舊址而增飾之初為法喜堂再為達  
摩洞洞東石舊有袁中郎先生題云驪山勝處在此為斷  
洞者剷去由斯而下峭石峻巖雨過苔滑乞山僧禪杖拄  
之而行至石橋得故道採山花盈把歸而獻之家大人因  
思丁未冬余遊其上辛亥春再遊迄今復四載餘矣日為  
浮名所役勞勞東西不能作青山主人大可愧也茲侍養

點若畫後東而上為三聖殿前有小亭余伯乾甫公東園  
故物兵燹之後捨之山上今園中片瓦無遺而此亭歸然  
常峙豈物之獨有者難存而共有者易久耶再上為元帝  
宮環瞻嶺柏竦然挺翠勁直不阿不似西嶺古柯頽然望  
之如卧相傳唐明皇時兩山雜植花卉因名東西繡嶺歷  
年既久惟柏獨存豈植之時種不齊歟抑西山多土東山  
多石地性固有異也再上為白衣殿境益高則視益遠下  
窺飛鳥迴翔如臨深淵而數游魚然再上歷地蔵菩薩殿  
則石甕寺也為東山勝境西望咸京東瞻函谷北眺涇源  
諸山歷歷如凡案間物覺呼吸通帝座幾與太華競雄矣



達也。自時至石家窟突有居人。宦餐前山。皆東南行。山循  
嶺而西。至張家窟突。宿焉。有伯父草堂。結茅數間。坐臥其  
中。雖見山光雲影。怡人心目。昔人所謂山深似太古者。于  
茲見矣。次日西南行。日上春至。廟踰東山絕頂。一望豁然。  
殿內帝后二像。袞冕翟茀。儀衛森列。逝或稱為仁祖。謂文  
帝惜百金之費。後人即其地祀之。亦無不可也。山形聳拔。  
俯視羣峰。迴環奔互。行執玉朝宗之勢。微東南行至土門。  
食于黃翁家。度嶺而南至張家凹。由黃家嘴歸。復至黃翁  
家。宿焉。次日雨。歸由鱗石溝下。石形類鱗。背有杵痕。土人  
傳為光武降。鱗處其誕殊甚。或以閭閻茶戲。對曰。鱗與奔。



家大人歸里承歡之餘欲與山靈修舊好其令輕風掃暈  
微雨浥塵嶺烟張幔巖草懸旌日俟余焉可矣

遊人祖廟記

驪山東嶺離邑二十餘里有人祖廟相傳為天皇氏邑乎  
云即露臺祠遺址余生長其地四十年未嘗一寓目焉每  
聽人談及不禁神往乙卯小春三日風日微和因戒僕馬  
出郭門過秦皇陵迤邐而東少憇越草堂寺抵八里坡乘  
筍輿而上時寒霜初降木葉半脫殘黃剝紫掩映山谷間  
令人應接不暇土人多負崖而居鑿穴築茅三三兩兩條  
成村墟對岬籬落鷄犬相望而羊腸紆折每十數里治傳

湯泉出其下雖未若太白太華之盛且大而始皇會其  
名美元宗每歲巡幸蓋山與泉之勝有獨擅者余嘗年  
來陝役車三過其地皆迫於塵事未獲一遊乙未重九  
鳳翔守田五道耕與余會省邸約同往適大雨竟日不  
得發詰旦磨滴初停晨光漸吐乃偕出長樂門行五十  
里抵湯泉浴於湯東之新池溫和適中形神交暢問元  
宗華清湯在水母閣下即始皇故驪山湯規制猶是然  
無復當年景色矣湯南即驪山西繡嶺屹然如立古栢  
數萬株蒼翠襲人道耕顧而樂之由石磴相携而上行  
二里地頗平艸黃欲萎瓦礫半露有道人來迎曰此長

同此亦尊漢惡新意或笑以為奇解止過房家壠盤迴而  
上至西山最高處俯眺平川煙騰雲繞上下一色恍若天  
地接也瞰烽火臺往時望之在雲霄之上者若邱垤焉豈  
非所履高則難為下耶遂取道老母殿由栢林坡下歸自  
南郊往回三日窮幽探微攀緣殆盡夫以遲之數十年之  
久畢之三日之內由一念勇往所致耳乃知天下事類非  
悠忽者所能為也寧僅遊山覽勝而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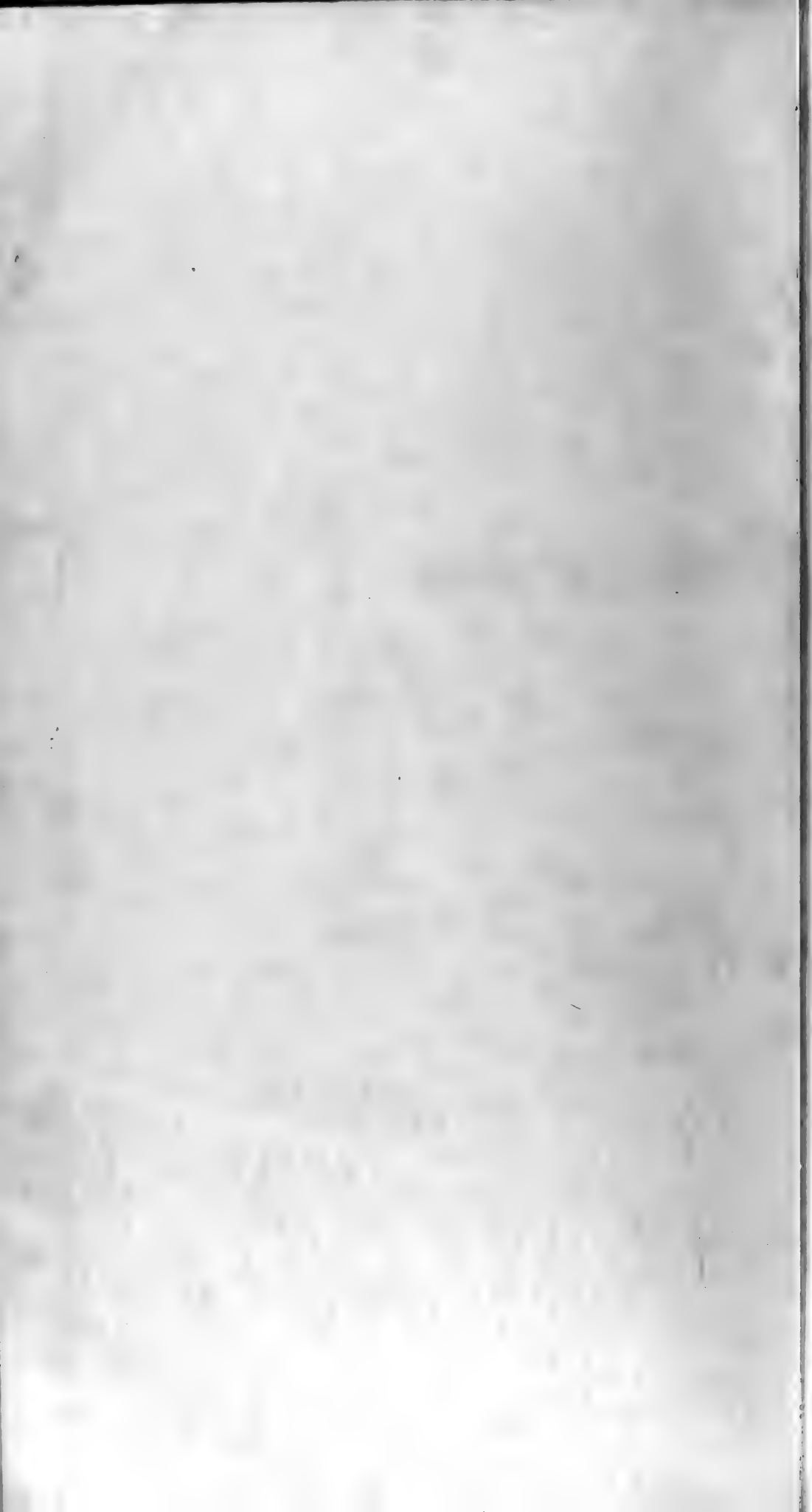
出其下雖未若太白太華之高且大而如身食之其美不  
宗每歲巡幸蓋山與泉之勝有獨擅者余甲午來陝役車  
三過其地皆迫於塵事未獲一遊乙未重九鳳翔守田五  
道耕與余會省邸約同往適大雨竟日不得登詰旦簷滴  
初停晨光漸吐乃偕出長樂門行五十里抵湯泉浴於湯  
東之新池溫和適中形神交暢問元宗華清湯在水母閣  
下即始皇故驪山湯規制猶是然無復當年景色矣湯南  
即驪山西繡嶺屹然如立古栢數萬株蒼翠襲人道耕顧  
而樂之由石磴相携而上行二里地頗平所蓄秋莖瓦礫  
半露有道人來迎曰此長生殿故址也纔然者久之因問

生殿故址也。悵然者久之。因問以各遺跡所在。并使前導至元元廟。玉像瑩澈如生。道人曰。此元宗應夢得白玉石。太白谷中以成者稍左。即朝元閣。乃西繡嶺第三峰。又上老母殿。為第二峰。望京樓在其右。又上烽火臺。為第一峯。羯鼓樓翠雲亭。左右次列。惜無存者。又左乃東繡嶺石甕寺。在焉。余兩人相顧太息。高登臨之興益躍然起矣。囑道人先行。俾其若絕頂以待。復役索二杖扶而登。時日景微傾。陰雲西布。強步至授經閣。而雨復大作。道人亦返。回顧岫咽。嶺之奇踪。探陰符之秘旨。峰巒急。雲川谷迷。至此時。此景。庶其述之。雨少歇。左轉約



然岩腹多寺宇皆散列形制宗古左右懸泉直下千尺如  
疋練逆而上憩千佛閣道人回指曰此東繡嶺道所過即  
石甕寺也欲問元宗作斯寺時有范陽所進玉佛及元加  
見脫空諸像所在而日已暝矣於時即道人謀歸路前送  
至石澗橋橫渠徐山長遣使至將往就焉道新曰驪山往  
蹟俱廢而余兩人盡日不疲且以弗獲竟遊為未足何也  
余曰為往蹟而遊也者往蹟去而意索然矣為山與泉而  
遊山與泉之勝自在也烽臺之戲閣道之作華清之幸皆  
有借於山與泉之勝而因逞志焉非山與泉之借以濟其  
勝也故無論其或廢與否而山與泉自若也則余兩人盡

以各遺跡所在并使前導至元元廟玉臺澈如生道人  
曰此元宗應夢得白玉石太白谷中以成者稍左即朝元  
閣乃西繡嶺第三峰又上老母殿為第二峰望京樓在其  
右又上烽火臺為第一峰羯鼓樓翠雲亭左右次列惜無  
存者又左乃東繡嶺石甕寺在焉余兩人相顧太息而登  
臨之興益躍然起矣囑道人先行俾具茗絕頂以待復從  
索二杖扶而登時日景微傾陰雲四布強步至授經閣而  
雨復大作道人亦返因與叩咽秘之奇踪探陰符之秘旨  
峰巒隱霧川谷迷煙此時此景庶其近之雨少歇左轉約  
半里山形如削仄徑盤空無泥滑攀蘿捫石而不若猿猴



日不疲且以弗獲竟遊為未之蓋有在矣乃相與別道人  
而去

